



服部文庫
117
174
30



117
174
30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三十八



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賈疏言要服以內諸侯者對要服以外為小賓下文蕃國世壹見是也大客謂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為客此但舉尊者而賈氏公彥曰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言。

云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是也。鄭氏鍔曰。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對舉之互文也。

通論 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

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殮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賴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為盛也。

不懷。故五霸桓公為盛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朝直遙反

後皆同此
毗志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此與下時會殷同。六事者皆以王見

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

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

賈疏下文依服數來朝則有不朝之歲故云以

其朝

賈氏公彥曰事由春始故圖事秋時物成故比

功夏物盛大故陳謨冬物伏藏故合慮。

鄭氏鏞曰謨

欲其明夏文明故言陳謨慮欲其密冬閉藏故言協慮。

謨欲眾共知故言陳慮恐人異志故言協。

黃氏度曰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

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

其入王又會而圖之蓋合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

意。李氏曰君臣之禮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

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故制朝覲宗遇之禮以圖

事比功陳謨協慮則上下交而志同絕無壅隔之患者

矣。

案朝覲宗遇四時之禮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異

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槩立其所重者分繫之於一時

亦非春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圖事夏必不可協慮

而冬必不可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體相親之

意。雖歲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儀禮之覲禮。皆於廟而特見者也。秋覲當以之。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於路門之外。旅見者也。春朝當以之。康成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禮或然與。然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摯受享。禮無更端。且摯重而享輕。既受摯於朝。則受享亦必於朝矣。又冬見曰遇。遇者草次之期。豈以冬寒暑短。不拘何處。卽離宮別館。皆可行禮。不必定在朝廟。故謂之遇。而儀亦從殺與。

存疑 賈氏公彥曰。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皆然。

案 朝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爲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說。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

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

守。若不巡守則殷同。賈疏。鄭知王不巡守則殷同者。下文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

與巡守連文。明同是十二歲。若王巡守何須殷同。明不巡守乃殷同也。殷同者。六服盡朝

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

法。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案時會殷同。太宗伯大行人既並言之。而諸職中言

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

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為壇於國外。如司儀職所

云。合諸侯令為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

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人廩人

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輦輦牛車任器委積之

共。眾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價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

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

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行矣。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灋。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此。

一方則爲會同之小者與。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竝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一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旣再改卜。何爲徧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闕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齋一諸侯之

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一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廢。故竝存而論之。

存疑 鄭氏康成曰。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時會殷同。既朝命爲壇於國外。賈氏公彥曰。殷同。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方六服盡來。冬北方六服盡來。是歲終則徧矣。諸侯不當朝歲者。就國外壇朝而已。若當朝者。則於國內依常朝之禮。既朝。乃向

外就壇行禮。

案 會同。有四方俱來者。亦有祇一方者。常武詩。徐方既同。蓋宣王既征淮徐之戎。而因以殷同。彼地附近之諸侯也。卽在王國。或一方以有政而來。卽未必徧徵之他方矣。四方拘以四時。未必然也。既以壇爲會同之所。則在壇而將幣。卽朝覲也。將幣必執玉。執玉重禮。不可以再爲之。再則褻矣。謂既朝而後之壇。非也。朝時受玉。禮當還之。還玉終事也。方其未還。將令執何玉以行會同。

將幣之禮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慝。好呼報反

頌通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

為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

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設

頌謂一服朝之歲也。賈疏案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六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

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

聘禮來頌。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

行。易氏祓曰。或謂聘頌即下經徧存徧頌徧省之事。

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為賓

禮。而此職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注義

不可破也。

案邦國有交相惡者。當眾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除。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

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閒記覓反賑上軫反

會 禮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問問

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賈疏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頽五歲徧省七歲

屬象胥九歲屬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閒歲之事。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

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賈疏云或往或來者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

昨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菊贊助也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

賈疏大宗伯職以禴禮哀圍敗此哉亦云禴者同是會合財貨故亦稱禴易氏祓曰鄭氏見禴禮哀圍敗弔

禮哀禍哉以致禴為凶禮之弔禮禴禮補諸侯哉者若其實五凶禮皆所以補諸侯之哉也

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賈疏見襄三十一牛左傳王氏應電也

小聘曰問存問列國使諸侯之志靡不諭乎王之志也

歸賑者宗廟之胙分賜同姓之國及異姓有大功者以

示同福賀慶者諸侯有冠婚嘉事以贊助其喜致禴者

即大宗伯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也鄭氏鏗曰時聘

殷類閒問歸賑固有一定之制賀慶致禴則以時舉無

常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以賑膳賀慶分同姓異姓而大

欽定周官義疏 卷之六
行人則一槩以爲諸侯者。蓋大宗伯言其定制。而此言其通制也。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同聘類八者而已。如禴禮則見於凶禮。展膳賀慶則見於嘉禮。蓋行人以親諸侯爲主。凡嘉禮凶禮皆親諸侯之意。不必定以賓禮爲拘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冬遇所協之慮。時聘所結之好。闕問所諭之志。歸服所交之福。賀慶所贊之喜。致禴所補之戒。邦國之君而已。故稱諸侯。秋覲所比之功。殷類所除

之慝。臣民與焉。非特諸侯。故稱邦國。時會所發之禁。非特一國。故稱四方。春朝所圖之事。夏宗所陳之謨。殷同所施之政。非特一方。故稱天下。言歸服而不及膳者。膳有事而執焉。因以賜之。非大行人之所歸也。言致禴而不及喪荒弔恤者。舉一而四者可知也。言諸侯而不言兄弟者。大宗伯以禮辨親疎。大行人則言親諸侯之通制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

禮而待其賓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

四孤卿大夫士也案諸臣若以命則三等之國不齊故須以爵為等四等專指上公之國而

侯伯子男之二等在其中矣鄭氏鏗曰命言辨爵言等命之尊者

以五七九為節辨之使有別而已若夫爵則不然同為

卿大夫士也而有小國次國小國之分必因其國之小

大以齊之若小大無等待之之禮何由而同耶 歐陽

氏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既辨而等之則命

同爵同者可以自其待之之禮矣

也

案此與典命之文互備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

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音纁

藻藉在夜反旒音雷樊步干反乘繩證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賈疏案聘禮記公侯伯三采朱

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禮而言五采者。合三采二采而言五耳。若奠玉則

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常

旌旗也。旒。其屬慘垂者也。賈疏。正幅為慘。旌旗之幅也。其下屬旒。故云屬慘而垂者

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

也。賈疏。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

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為一牢。鄭氏鑄曰。謂之禮者。王朝禮賓之禮。莫盛於此。然其

禮致於既朝享之後。今乃敘於介九人之下者。蓋述禮者。因其數用九。故併列之。

存疑賈氏公彥曰。上公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此主行

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裨冕若行三享則執璧瑞建

九旒者。對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

號旂為常也。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

北陳之也。

案纁藉。聘禮記云。朝天子。纁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閭

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立纁。典瑞職。公侯伯纁皆三采。三

就。子男纁皆二采。再就。此疏引之未悉。纁者其飾也。質

則立纁。立纁蓋帛為之。非韋也。據覲禮及玉藻。諸侯裨

冕以朝。裨則上公應驚冕。侯伯應毳冕。子男應希冕。而此云上公九章。則哀冕也。與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均為上服。又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入覲。但乘墨車。而此云貳車五乘。經有不同。未詳所以。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軹音只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案注大門。謂庫門。賓下車及

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受

而迎之。齊僕為之節。賈疏。必知有交擯者。案下文惟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明凡

諸侯於天子皆交擯。交擯是敵禮也。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軹與。晉氏公

彥曰。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去大門九十步。公於

車東。當轂末。擯者五人。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

嗇夫為末擯。其餘二人是士。

案陳氏傅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四

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為王

立宜當軹。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

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

賈氏

公彥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

受贄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之等。孔氏穎達曰。崔云。諸侯春夏來

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

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以入。應門而行禮。若熊

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陳氏祥道

曰。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

迎之節。

案齊僕本言朝覲宗遇之饗食。陳氏刪脫二字。遂生繆解。

蓋朝宗於朝。覲遇

於廟。其送迎之禮則同。先儒謂秋覲無逆送之禮。春夏受贄於朝。亦無迎法。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易

氏祓曰。不下堂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說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為

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

有此迎賓之法。奈何強爲之說乎。

因朝位賓主之閒。先儒講說紛雜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室之對峙而不相悖。然觀聘之禮。

受玉受享皆同時遞舉而不更端。朝禮既行於朝。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正禮與享禮竝駘。此經將幣專指享禮。而不及朝禮。文義亦不畫一。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豈此迎入者爲饗食之禮。經文但錯舉而不必順敘與。抑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春見之法。卽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與。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

注故書裸作果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束帛加璧。

庭實惟國所有。賈疏聘禮與觀禮皆有庭實。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

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

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再裸而

酢者。再裸賓乃酢王也。

案朝聘以圭璋。享以璧琮。幣則圭璋璧琮之統名也。司

儀職。諸公相賓。及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賈氏皆以將幣

為正行朝聘而用圭璋之禮。儀禮覲聘皆受圭訖。旋即

行享。竝無更端。且朝重而享輕。受圭於朝而受享於廟。

疑無此理。則此經當以將幣為受圭。而以三享為受享。

俱在廟中行之為得也。若受摯於朝。則受享亦於朝。或

另是一禮。此經特著其在廟者耳。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者。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

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

正義鄭氏鏐曰。小宰職曰。凡賓客贊裸。謂贊王也。小宗

伯贊裸將。亦贊王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小宰。小宗伯贊之乎。內宰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贊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內宰亦必贊矣。康成蓋因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裸。遂失之。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則內宰亦贊宗伯矣。

案再裸。后職也。但正行覲享之時。后不出。則雖禮有再裸。亦大宗伯攝之。故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此也。注以贊為攝。故誤耳。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食音嗣積

子賜反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賈疏。饗禮烹大牢以飲賓。食禮亦烹大牢以食賓。但食禮無酒。而饗禮有酒有食。兼燕與食。故云盛禮。九舉。舉牲體九飯也。

賈疏。特牲禮。尸食舉三飯。佐食舉幹。尸又三飯。舉幣及獸魚。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

鄭氏眾曰。積。謂饋之芻米。

賈氏公彥曰。出入五積。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也。三問者。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於畿。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久勞。則遠郊勞。亦應使太行人。賈氏公彥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

九獻者。王裸后裸為二獻。王與后又各一獻。為四獻。

餘五獻未詳。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縑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宰。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一裸而酢者。裸

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鄭氏眾曰：前疾謂駟馬車

轅前胡下垂者。賈疏：駟人，駟深四尺七寸，軌前曲中。鄭氏鏗曰：駟人之

軌長一丈四尺四寸。其軌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

立前疾，則比之車軹為稍近矣。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

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字，朝位賓

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一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

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一裸不酢者，裸

賓而已，不酢王也。王氏安石曰：一裸不酢，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不酢之

禮，聘禮禮賓是與。賈疏：子男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同，但子男用鬱鬯，不用醴，則別，故云與

以疑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駟下，軌兩服者。

總論王氏應電曰：先命圭纁藉者，守國之瑞，朝覲所執，

以為信也。次言冕服至貳車，車服以庸，辨尊卑莫大於

此二者也。次言在朝在廟在館在途。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朝位步數以至門為度。迎送以遠為敬也。立則以進前為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則當疾。子男則當衡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相息亮反

鄭氏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

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賈疏孤行正聘則執瑑圭

璋八寸。不執皮帛。故知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也。但侯伯以下。使臣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尊。天子別見之。故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

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賈疏諸侯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親自對擯者。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

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彼諸侯法。約同天子禮。故云與以疑之。以酒禮

之酒。謂齊酒也。

賈疏聘禮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

也。酒和之不用鬱鬯且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

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鄭氏鏐曰朝位當車前則

進而近王也。愈盛以速。賈氏公彥曰趙商問其他既

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注

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

七何。答云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

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應視小國之

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

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

須見之。易氏祓曰春秋傳魯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

至。一日之內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

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饗積可以閒致。訝

勞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

君。故春秋竝書。以志非禮。朝位當車前。經不言賓主之閒。則王無出門迎法。但至朝下車。拱立車前聽命。趨入庫門東嚮入廟耳。此以見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至王朝。皆有下車拱立之位。降其君二等。又見諸侯之臣相為國客。其朝位亦然。故司儀職不更及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此言大國之孤。則為上公之孤。其執皮帛與天子之孤同者。天子之孤六命。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

命之孤。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

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案卿雖有朝位。王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閒。蓋緣蒙上文而誤。

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賈氏公彥曰。大夫士皆如之者。

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

案諸侯之卿。雖聘享後無特見灋。但入朝下車。退朝升車。自有遠近步數。是亦朝位也。王雖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間者。蒙上文耳。況為國客則有賓主朝位。經亦舉王朝以見侯國也。無庸以注為疑。

總論郎氏兆玉曰。諸公之禮。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九

儀之二也。諸伯之禮。九儀之三也。諸子之禮。九儀之四

也。諸男之禮。九儀之五也。孤以君命來聘。九儀之六也。

卿以君命來聘。九儀之七也。大夫九儀之八也。士九儀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

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注故書 嬪作頻

正義鄭氏康成曰。祀物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

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要服。蠻服也。

貨物。龜貝也。賈氏公彥曰。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

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王氏昭

禹曰。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節遠邇之期。其貢有

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或問周官五服之貢限

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朱子曰。一

代自有一代之制。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

底物事。恰如禹貢納銍納秸之類。王氏應電曰。此亦

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

案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

見四載而徧。此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

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

空一服之諸侯。其方或有寇戎之警。其誰禦之。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徧。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曰。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賈疏分爲三服

據職方而言。此經總言之。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

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見。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

狼白鹿是也。賈疏周語穆王征犬戎而得。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賈疏

王會汝冢周書篇。

存疑鄭氏康成曰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

蕃服之君來朝未必不執玉所貴寶者或以為享幣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猶安也存頰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賈疏上文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歲者巡守之明歲

以為始也。劉氏彝曰存者問其安否頰者視其治効

省者察其風俗。王氏昭禹曰頰詳於頰易氏祓曰撫諸侯

而言邦國者兼臣若民而加惠焉非獨厚其君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詠書名聽聲音。屬章束反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為協詞當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其謂胥讀為諧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

日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是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諳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鄭氏鍔曰。自七歲而下。皆察之。而又有以教之焉。易氏祓曰。諭言語。則通五官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也。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言之和。皆瞽史之職也。王氏應

掌聲樂。史掌字書。

王氏安石曰。諭言語。所以使之相通。協辭

命。所以使之相交。

案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瀆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金也。數器。銓衡也。

賈疏銖法。八法也。則。八則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達兩之等同成脩。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

通論易氏祓曰。瑞節達於小行人之官。牢禮成於掌客之官。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度量數器同於合方氏之官。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十有一歲王巡守殷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觀。東。后。是也。郝氏敬曰。殷。衆也。所至之方。諸侯

皆朝於方嶽下。曰殷國。王氏應雷曰。十二歲一巡守。於期已疎。然觀徧存以下六事。及將巡守。職方氏又戒於四方。則時巡之期。雖疎而周防之法。更密。實無曠事也。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

案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卽以殷國也。殷國卽殷同。殷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於王國或侯國

者則朝覲之盛禮。閱數歲一行之。職方氏先言巡守。而
下言王殷國亦如之。可見其為二事。不必在巡守之年
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見上文。

通論 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
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煩。
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
為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

之。

正義 鄭氏康成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
王。春秋傳曰。諸侯有王。賈氏公彥曰。辨其位。謂九十
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等。協其
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相息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賈氏公彥曰。
哭位周旋進退揖踊。皆有禮灋。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

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

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賈疏聘禮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

引為證易氏祓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所以

待小客也而大行人乃以待四方之大事蓋謂諸侯以寇戎聞必待行聘享之禮而後聽其辭非所以急諸侯之病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聘曰問賈疏聘禮云小聘曰問不

大夫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

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賈疏文元年左氏傳文此皆

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賈疏禮記文必擇有

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

是也賈疏昭九年左傳賈氏公彥曰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

一往一來為交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敵國則兩君

自相往來。故司儀職諸公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一鄭氏鍔曰。問以言為禮。聘以財為禮。

餘論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月。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使色
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賈氏公彥曰。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案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

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

籍禮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貢六服所貢也。

賈疏對九州外功攷蕃國無此貢

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灋賈

氏公彥曰此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

者以侯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也

秋獻功者物皆秋成故秋獻之。王氏安石曰各以其

國之籍禮之則常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

曰非禮也勿籍

案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為贏縮故往歲

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

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至秋則

歲功成萬事理凡治狀皆舉矣故獻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為

承而擯

勞力報反

正義 鄭氏衆曰。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王疏賈

隱九年。宋公不王。不宗。覲於王。鄭伯疏又曰。諸侯有王。王

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也。賈疏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曹劌諫

有巡守。曰不可。諸侯有王。王有巡守。非是。君不舉矣。注

云。有王。鄭氏康成曰。眡館。致館也。賈疏聘禮及下司

者。使卿大夫觀其可。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賈疏郊

否。云致者。致使有之。案。觀禮。天子賜舍。鄭注云。賜

人。致館於賓。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至將幣。使宗

伯為上擯。賈疏將幣。謂至廟將幣。三皆為之丞而擯之。

歐陽氏謙之曰。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但為承以擯。

而已。易氏祓曰。四時常朝。小行人既為承擯。肆師佐

擯。為大朝觀設也。

案 大宗伯惟將幣為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官。故小

行人為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為末擯。見覲禮必擯者

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國

語。卿出郊勞。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

人。注云。使大行人。故此疏用之也。意侯伯使大行人。上

公則使卿與。蓋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正義 鄭氏康成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賈氏公彥曰。大行

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謂要服以內之使臣。小客謂蕃國之使臣也。 易氏祓

曰。諸侯遣孤卿聘。頌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但旅擯不交擯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頌省聘問。臣之禮也。

正義 鄭氏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 王氏應電曰。九儀之禮。大行人既以之同邦國矣。但恐變故不齊。或歲久

沿革。不能無異。小行人奉使於四方時。因而和協之。庶禮行之久而無弊也。 賈氏公彥曰。自此已下。皆小行

人使適四方之事。賓。據命者五客。據爵者四。朝覲宗遇會同皆諸侯。故云君之禮。存頌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

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

案賓客來享來王固欲其儀之協。即其邦交亦恐以地之逃遠國之強弱過恭過汰以違王度。故使小行人適四方而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時有煩言。則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

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煩聘。則以金節

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賈疏。知是使臣

所執者。掌節職。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自行不須節。道路謂鄉

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邑之吏也。

賈疏。都鄙之主。與都鄙之吏。同用管節。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

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

賈疏。司關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知所由之處。皆得授之節也。其以徵令及家徙鄉

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賈疏

比長職邦之民徙于郊則從而授之亦有期以反節。案此掌節職文管節。如今之

竹使符也。賈疏漢文本紀六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

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賈疏掌節職貨賄用璽節

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既相聯此無貨賄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畿內貨賄用璽

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凡節有天子之法式存於國。賈

氏公彥曰達天下之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

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

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掌節職守邦國者用玉節

此不云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

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

天子其為節一而已此虎節人節龍節之所以同也天

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亦一而已此

旌節符節之所以同也其無璽節何也小行人所達六

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王氏

安石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以自外達內言之。

案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內之都鄙。蓋別嫌明微。於其貴者尤嚴也。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璜音鎮。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賈氏公彥曰。侯國無鎮圭。因而言之。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案成者。攷驗符合。均一整齊之意。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

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賈疏對上文六瑞是朝時所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賈疏。

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知五等諸侯同用璧琮者觀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賈疏案觀禮三享皆束帛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賈疏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

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西上是以馬也聘禮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以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用皮也聘禮記云

皮馬相聞可也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

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享天子用璧琮九寸者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

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特之者禮器云圭璋特義亦通惟右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

於此賈疏彼據朝聘時所行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賈疏

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等如是明二王後與諸侯相享不可用

於天子用圭璋賈疏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賈疏

則用璧琮可知賈疏二王後相享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用琥璜可知凡二王

知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賈疏玉人云琮

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賈疏玉人云琮

享夫人禮無重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琮八寸諸侯以

至八寸上公既降一等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賈疏

使卿大夫頰聘亦如一賈疏不分聘享則聘享皆降琮八寸以頰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

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賈氏公產

曰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鄭氏鍔曰言合者

以兩兩相配。故言合也。王氏應電曰。馬物之貴者也。

皮虎豹之皮。記曰示服猛也。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純

色曰帛。采色曰錦。昏禮聘禮食禮。皆以束帛為上。束錦

為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五采備為繡。白與黑二色

為黼。繡之功多於黼。故合琥以繡。合璜以黼。王氏昭

禹曰。通彼此之情而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之故。

總論 劉氏敞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行道之符。乃

成六瑞。以為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用享之誠。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注故書賻作傅

正義 鄭氏眾曰。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賈

氏公彥曰。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據弔葬致哀。此則以

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

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

正義 王氏應電曰。調委。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邦

國移民通財。以調恤之。即荒禮哀凶札也。賈氏公彥

曰。宗伯職。以荒禮哀凶札。言自貶損。若年穀不登。君膳

不祭肺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賙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犒餼之。

犒讀作犒可與反餼音會注故書犒為稟鄭司農云稟當

犒為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致匱病者也使

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

賈疏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五年歸其粟大宗伯職以餼禮哀圍敗鄭氏

衆曰犒謂犒師也賈氏公彥曰不見恤禮當於師役

中兼之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正義王氏昭禹曰慶賀即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

之國也王氏應電曰慶賀所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

以贊諸侯之喜

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禍裁水火王氏應電曰哀弔即弔

禮哀禍裁也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正義 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裁。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李氏嘉會曰。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之。

案 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凋委。師役之槁禴。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適遇其國札喪禍裁。福事之小。亦必於常禮有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裁。福事之小。

者。或不致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則不得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其亦與方伯連帥定議而後令之與。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凋委槁禴。則或取於閒田所儲。待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正義 王氏應電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為準。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危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治直吏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自政治言。順則因之。逆則革之。

一郎氏兆玉曰。將以為慶讓之地。

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慝。惡也。猶。圖也。郎氏兆玉曰。將以

討正之。

存疑鄭氏鏞曰。猶有二義。此謂已曾犯令而猶不改者。

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寬恤之。

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

正義 郎氏兆玉曰。將以褒嘉之。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正義 李氏嘉會曰。故者。必求其原委。而知其所以然也。

王氏昭禹曰。聖人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同。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於此得其要矣。

案 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然

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為重。故成六瑞。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紕。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雖巡守。未能徧至。羣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

道濟天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二十九

秋官司寇第五之六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

揖讓之節。相悉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以詔者以

禮告王。

賈疏九儀即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也。出接賓曰擯者。下文交擯在門外是也。入贊禮

曰相者。下文及廟惟上相入是也。以禮告王者。下文詔王儀是也。

易氏祓曰九儀即

大行人所掌是也。司儀特掌其中賓客擯相之禮而已。

鄭氏鍔曰儀容通形貌而言辭令以應對言揖讓以

交接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氏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賈疏左傳文為壇

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壇宮也

賈疏掌舍為壇壇宮觀禮曰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

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鄭氏鍔曰其制為壇三成即

從下向上為深發地一尺上三成則總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觀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蓋封十為壇

壇外為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王巡守殷國則其為宮亦如此與鄭

氏眾曰三成三重也爾雅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

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王氏安石曰壇三成為三

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賈氏公

彥曰令令封人敖氏繼公曰四方諸侯皆來於是為

壇壇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觀也宮

者築宮牆也

凡朝覲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為壇儀禮

覲禮既終。附載為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此經所謂合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覲會同也。鄭氏鑿易民祓見覲禮稱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遂謂凡朝覲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覲禮之本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國。則覲事終矣。復言諸侯覲于天子。為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略舉大朝覲會同之禮。不與上相屬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

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

案覲禮所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者。蓋繼拜日祀方明之後。相屬而為之。非四時之異也。門。即謂壇宮之四門。非國門也。詳見儀禮。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鄉許亮反

鄭氏康成曰。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

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案觀禮注云。諸侯入墻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

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與此互相備。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

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

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

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賈疏。此大戴記。子貢答將

軍文子之辭。案注引此者。證異姓為昏姻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賈氏公彥

曰。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升壇。南鄉

見諸侯。乃揖之。先疎後親為次。歐陽氏謙之曰。天揖。

舉手高。尊之也。時揖。舉手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近下。卑

之也。

鄭氏康成曰。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

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

案壇三成。每成高一尺。則無階也。壇宮雖有四門。諸侯

則皆從南門入。其位則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諸侯既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揖之者。升之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鄭氏

鄭氏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

賈疏下云。將幣據三享。故

如此文擯之。據執玉見王。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賈疏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賈疏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總四尺。

壇十有二尋。

賈疏觀禮文

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

等丈二尺。與

賈疏以尋八尺計之。得九十六尺。上二等丈四尺爲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廡。諸

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

王玉。

賈疏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

成拜。皆於奠玉之處。知有降拜升成拜者。將幣享也。禮約燕禮。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授宰玉。

謂以鬱鬯裸之也。皆於其等之上。賈疏即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亦如公於

上等之類。

鄭氏

鄭氏康成曰。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

伯四人子男三人也。

擯之謂上擯延之使升也。是時上擯蓋立於壇之上。等稍東而西面。以擯升降而傳辭。承擯以下立於門東北面之位。以羣侯立於三等之壇。為地無幾。不能容多人也。一朝三享。所謂四傳擯也。禮亦如之。又在四傳擯之外。禮之蓋一裸而已。無酢亦不授几。地窄人多。諸禮從簡可知。

王燕則諸侯毛。

正義 鄭氏眾曰毛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

鄭氏康成曰。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尚齒。易氏祓曰。王揖諸侯則親親而序族。擯則尊尊而序爵。燕則老老而序齒。

此亦謂因合諸侯而燕也。既於國外。則離宮別館。皆可以燕。不必於寢矣。坐次以毛。如祭畢而燕之禮。以其禮殺於饗食故也。亦膳夫為主人。賓則以諸侯齒最長者為之。而無苟敬。亦不煩臨時請賓而王命之也。經云

則似亦有不燕時。蓋發禁施政。容有不需日而遽行者。

凡諸公相為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相朝也。

賈疏相朝是兩公自相朝。下經云諸侯諸伯諸子相

為賓以禮相待。並是兩諸侯相朝之事。

鄭氏鏗曰此下記侯國之禮儀。

正義諸侯之邦交於大行人之終。畧見其凡。其禮儀則詳

於司儀。其共具則詳於掌客。列職之差也。大小行人所

掌皆天子所以禮諸侯也。司儀掌客。掌天子禮諸侯之

儀物。而并掌列國相為賓。相為客之儀物。蓋以其秩叙

定為典籍而頒布使行之。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

積子賜反旅如字又音臚

正義

鄭氏康成曰賓所停止則積。

賈疏遺人職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

有積是也。

閒濶則問。其禮皆使大夫致之。

賈疏下句云致飧如致積之禮。知致

飧使大夫者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

從來至去數如此。

也。賈疏五積三問再勞來去皆有此數。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

言登受之於庭也。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

九人。

賈疏自從公介九人之禮。

使者七人。

賈疏自從降二等之禮。

皆陳擯位。不

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
鄭氏鏗曰。旅擯者。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兩君相見則交擯。使卿大夫致之。臣道卑。直對之。可知。

正義 賈氏公彥曰。先鄭讀旅為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

傳辭相授。後鄭不從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與此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

再勞。二辭。三揖。登拜受拜送。勞力報反下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行道則勞。其禮使卿致之。賈疏。聘禮賓至近郊。

君使卿勞。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卿勞可知。 三揖。謂庭中時也。賈疏。謂如聘禮入門揖。當

曲揖。當 拜送。送使者。賈氏公彥曰。再勞者。一勞在境

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主君親為之也。王氏詳說曰。聘

禮遣卿行勞禮。勞臣以卿。則勞君以卿。明矣。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

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還音旋。下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

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賈疏。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大門外。北面而陳

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交擯者。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車迎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賈疏。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

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館舍也。

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賈疏。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 賈氏

公彥曰。拜受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自文也。

也。敖氏繼公曰。凡拜送賓者。皆於其既退。乃拜之。故

賓不答拜。異於迎也。案儀禮鄉飲酒禮畢。主人送賓介於門外再拜。鄭注云。賓介不答拜。

禮有終也。

通論 王氏詳說曰。天子之於諸侯。其館之也。賜舍而已。

至諸侯相為賓。則有致館之禮焉。案覲禮曰。賜伯父舍。

但使人以命致之。初無束帛。而侯氏受館。僎使者。用束

帛乘馬。所以尊王使也。賈疏。賜館致命者蓋司空。既館者小行人也。此云致館亦如之。繼主君郊勞後。故知其君親致也。注謂使大夫授者。以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之耳。但彼授館於聘使。故使大夫。此諸侯相為賓。既親致館。則授館當使卿與。

致飧如致積之禮。飧。素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

鄭氏鍔曰。賓已入館。乃飧。飧。夕食也。言其微而寡也。王氏昭禹曰。三辭拜受旅擯。與致積同。大禮曰

饗餼。王氏詳說曰。注謂致積致飧使大夫者。以聘禮

使宰夫朝服設飧。而積視飧牽耳。然此諸侯相為賓。君既親致館。則致飧與積似當使卿。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相

亮反。授。依注作受。賓亦如之。依注作饋。

正義賈氏公彥曰。將幣。謂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此

交擯。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而傳命。鄭氏康成曰。既

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外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

賈疏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王氏詳說曰。郊勞賓車迎主君而拜其辱者。謝主君之遠出。此將幣主君車。

逆賓而拜其辱者。謝賓之遠來也。賓車乃前。下答拜也。

賈疏賓乘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

使前也。王氏詳說曰。車逆之後未入大門。故至而三讓。

讓入門也。賈疏主君三揖。揖賓使前。相謂主君擯者及賓

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賈疏聘義文

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賈疏既入門。迴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兩門。門旁皆有南北隔牆。皆通門。故曰每門。君入門。介

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賈疏王藻文。此謂介馮

行相隨也。賈疏君入由闌西。亦拂闌。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也。止之者。絕行

在後耳。賈疏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此介亦入廟也。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賈疏二讓者。至階。主君讓賓。

升。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賈疏受玉者。主君。主人拜至。且受玉

者。主君。主人拜至。且受玉

也。賈疏拜中含此二事。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賈疏案聘禮若有言束帛如享

禮是也。賓當為賓。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

賓。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

畢。賓賓也。王氏詳說曰。不曰禮而曰賓者。案觀禮云。賜

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賓之。束帛乘馬。是侯氏之禮於天子使者曰賓。故兩君相禮亦曰賓。郝氏敬曰。賓亦如之。揖讓拜同。賈氏公彥

曰。上相入者。上相即上擯。上介須詔禮。故入。賓拜送幣

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鄭氏

鏐曰。將幣交擯三辭者。蓋主君謙不敢當其將幣之禮。

案此諸公相賓及下經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賈疏皆以

將幣為用圭璋。則是正行朝聘之禮。而非直以三享當

之矣。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亦為正行朝禮。受玉可推。

彼注似繆。當以此正之。詳見彼職。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音辟

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

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賓亦一還一

辭。

案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廟。故直言三揖三讓也。出時。亦步行至大門外。送升車而別。

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還音

環食音

嗣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君親往。則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賈疏聘義。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王氏詳說曰。聘禮使卿歸饗餼。使卿歸圭於館。此六禮皆如將幣之儀。則主君親往也。

案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禮之

賓。儕輩也。主人猶親速。况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某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賈氏公彥曰。案聘禮。饗餼燕羞。

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於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

案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其來朝之辱也。故賓無庸拜之。不拜還圭者。還圭非加禮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繼主君者。僨主君也。賈疏。僨者報也。報主君為僨。聘禮。賓至郊。君使卿勞。賓用束錦。僨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大夫奉束帛。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僨之。庭實設馬。乘。賓降受老束錦。西而致幣。是皆有僨法。僨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賈疏。聘禮致館無僨。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無僨。此兩君致

時有幣。合賓之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賈疏。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饗餼。積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則一與公同。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相聘也。

則三積皆二辭拜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者受之於庭也。賈疏。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以束帛。上諸公云登。此不言登。故知受之於庭。侯伯之臣不致積。賈疏。侯伯之臣不以束帛致之。非於道全無積也。王氏昭禹曰。臣下其君之禮二等。

故三積。王氏應電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積與子男同。皆有束帛致之。三辭而後受。無問禮殺於諸侯也。

案王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以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問。承饗食。饗餼之問。而問以脩脯也。此職下經所謂問。則對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為一事可乎。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賓依注作儻

正義易氏祓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若諸公之臣。使大夫勞之於近郊而已。主君郊勞則交擯大夫郊

勞。僅旅擯而已。**賈氏公彥**曰。賓使各陳七介。**鄭氏**

康成曰。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儻。勞用束帛。儻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王氏詳說曰。案聘禮。賓揖至門。內勞者致命。是不受勞於堂也。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矣。

案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

通論黃氏度曰。案諸公相為賓。敵則交擯。不敵則旅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擬於君也。

致館如初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館於

庭賈疏案聘禮卿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知此亦不然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亦案聘禮知之不言致

餼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餼也聘禮記曰餼不致賓不拜

案聘禮宰夫設餼不言致不使大夫以束帛致命也賈氏公彥曰案聘禮賓至

使大夫帥至館鄉乃致館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

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

每事如初之儀辟音避相悉亮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將幣亦謂圭璋也旅擯三辭亦於大

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也此三辭辭其主

君以大客禮當已也拜逆者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客

客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拜客奉君命屈辱來

見已客辟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辟也三揖者亦揖

之使前也三讓客登不言三揖而後至階文不具也客

登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也授幣者授玉與主君也

鄭氏康成曰客辟逡巡不答拜也惟君相入客臣也

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賈疏。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客。至此堂。并拜受幣。

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賈疏。聘禮文。每事。享及有言。王氏昭禹曰。亦與諸

公拜送幣之後。易氏祜曰。客辟。不敢當主君也。不敢言每事如初同。

拜送幣者。亦不敢當主君也。王氏詳說曰。案聘義。君

拜逆於大門之外。而廟受。北面拜。拜君命之屬。是拜

聘君也。非拜使者也。故拜逆。拜受。拜問。君皆辟而不答

拜。

案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

不答拜。卽此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以二

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執圭入門左。三

揖。至于階。三讓。卽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

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卽此客登拜。客三辟

也。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卽此授幣下出

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

私獻。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欽定周官書疏

卷五

秋官

司儀

十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以醴禮客賈疏案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也私

面私覲也賈疏聘禮賓奉束錦請覲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賈疏聘禮記既覲賓

若私獻奉鄭司農云春秋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獻將命

乘馬私面賈疏昭六年左傳賈氏公彥曰此三者皆於聘之

日行之故并言之君答拜者見異國之臣當空首拜也

案王氏詳說謂私覲私面之幣皆已物而以聘禮證之

非也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棧

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

即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

私覲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既返國使者公幣私幣皆

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使者卿也故陳之以示體

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已下則不敢徧陳

一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為私覲私面幣皆已物之徵

則義淺狹而不可通矣

通論呂氏曰聘禮賓卒聘事奉束錦乘馬請覲所謂私

覲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面如覲幣所謂私面也

蓋列而言之則見君曰覲見卿曰面離而言之則面即覲亦可為見君如春秋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

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

趨辟辟音避下同勞力報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賈疏聘禮及大門內

公問君問君曰君不恙乎賈疏爾雅恙憂也對曰使臣之來寡君

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

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

二三子甚勞賈疏問君曰已下未知所出或云孔子聘問之辭亦無微問君客再拜

對者為敬慎也賈氏公彥曰聘享訖乃始行私相慰

問之事是以聘禮注云以公禮將事時無由問也敖

氏繼公曰及大門內客東面君西面而問之是時上擯

往來傳命承擯紹擯亦負東塾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正義 鄭氏康成曰。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賈氏公彥曰。饗食與還圭共文。故知使大夫致之。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襲。與將幣同。自餘則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與將幣別者也。

義 饗食還圭。蓋有親不親兩灋。公食大夫禮。公迎賓拜至此。與將幣同也。饗禮亦然可知。意還圭亦有公親之者。但聘禮未備載耳。君親還圭。客亦當三辭拜辱。揖讓

而升堂。與使卿還圭者不同矣。然則司儀與聘禮一親一不親。固可互備也。卿還圭。客主兩不拜。若大夫致饗食。恐無竟不拜之禮。其間儀節。要不盡同。此經言如將幣之儀。亦大槩之辭。而所如者。當不止於疏所云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客從拜辱于朝。

辭意

正義 鄭氏康成曰。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賈疏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君拜之事也。 敖氏繼公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君館客將致四者

之拜也。此禮在還去之明日。是時君蓋朝服而立於賓館之外門外。東鄉。接西塾。客辟者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云辟。此辟字與上文所云者異。君於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皆拜者。拜君命之辱也。

國聘禮注云。為賓將去。公親存送之。且謝聘君之意也。上介西面受命。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客從拜辱于朝。拜主君之館已也。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鄭氏

康成曰。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

賈疏聘禮賓三拜乘

禽于朝。

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

乘禽。日日受賜。故於將去總拜之。以明雖小亦識也。諸公相為賓。拜饗饗食之大禮。而不拜其小禮。卿則饗饗食皆旋拜之。已勤矣。而又拜其小。此尊卑疏密之差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相竝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謂卿也。大夫也。士也。李氏嘉會曰。以爵相為客。足矣。國有大小。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之士。故必以國之爵言也。鄭氏鏞曰。禮之各以其爵命。其儀與辭則與公之臣同。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一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下猶豐殺。賈氏公彥曰。一等謂降殺以兩。

案上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及使卿相聘之禮。而未及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客。而以從其爵而上下包之。

凡賓客送逆同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郊勞郊送之屬。王氏應電曰。不豐前而嗇後。不敬始而怠終。禮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

禮。稱尺。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賈疏聘禮還玉之下云賓迎大夫賄用束紡注云所以遺聘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所以報享也又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又記云賄在聘為賄是其豐殺多少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朝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

鄉。易氏祓曰日出為朝朝東也日入為夕夕西也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

而已。賈氏公彥曰此經論司儀為擯相之法。鄭氏

鶚曰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也。客答君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也。

通論王氏應麟曰儀之別雖至於九其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孟子王制之序爵皆五等。卽武成之列爵惟五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

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紊。儀以三為等。故簡而易明。王氏安石曰。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以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讐。一揖之不中。而兩國因之起釁。則周官之圖民禍患。豈為不豫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媼惡而無禮者。傳張

遽其
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媼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賈

氏公彥曰。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

傳遽者以其從者少也。云媼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媼而不得謂之賀慶。小有弔慰。雖惡而不得謂之憂凶。致命自有幣。禮動不虛故也。但無皮馬等物耳。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使

吏反難
乃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

書曰。夷使
夷發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謂大小行人。

案居於其國。謂居王國而非出使時也。五服君臣。以朝

聘至者。行人勞辱之事甚多。皆行夫掌之。以其為行人中之下士。官卑且員多也。司隸職。國有賓客。則役其煩役之事。然則諸隸受役。行夫令之矣。行人有使事。則為之介。亦尊卑副貳之差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畿上。賈疏。畿上者。出畿則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王氏安石曰。

通賓客。謂諸侯賓客取道往來者。

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

正義 賈氏公彥曰。館謂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任器。謂賓

客任用之器。

鄭氏康成曰。令野廬氏。

賈疏。野廬氏。若有賓客。則

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

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

殉環守之。

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環人主

授之。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正義 鄭氏康成曰。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

通論

王氏應電曰。地官以懷賓客為職。故遺人之官。所

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慝為職。故野廬之官。所以

衛之之法嚴。然無統一之者。大行人主賓於四門。故特

設環人之官。兼此二事。

案 逆賓於疆。及宿令橐。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

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賓之道。經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

通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

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

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以和親之。

閩迷巾反。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蕃國之臣來。類聘者。

賈疏以中國類聘之禮况

之。其實蕃國之臣。無聘類法。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

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命。而賓相之。

賓相之。賓音。擯下。同。相。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

賓者。自來至去。皆為擯而相侑其禮儀。耶氏光玉曰。

其拜跪坐起。不同於中國。則教之以中國之儀。而協其

禮。其言語聲音。不同於中國。則譯外國之音。而傳其語

王氏應電曰。主於夷。則非王朝之禮。主於華。則夷人

不能行。故和協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而

譯傳之。至於出入王國。送逆有禮節。賜予有幣帛。詰諭

有辭命。彼受之。不可以無禮。於是擯相之。以存中國之

體。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賈疏。若王喪。諸侯皆來此。

蓋謂王后。世子也。 郎氏兆玉曰。相其哀臨之儀。正其坐立之

位。

義 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錯簡。黃氏度云然。 蓋貳之職事。常與

正相差。大喪。六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

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

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必小行人

也。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辨別等威最明。故作事

亦屬之。乃得人與事稱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正義 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

來問。

義 此謂王有軍旅會同之事。而諸侯不從者。王或在京

師。或在畿外。諸侯各使卿大夫勞問於王所。則受其幣。

而賓禮之。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

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

次事使上士。賈疏。王之三等之士。皆以上士總之。下事使庶子。

圖作事。承上軍旅會同而言。當軍旅會同時。王或有調遣進止。更改約束之事。則隨其事之大小而分別作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

其政治。治直。吏反。

正義易氏祓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

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鄭氏鏗曰。等

如司儀所謂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數。即下文所陳之數。鄭氏康成曰。政治。如國新殺禮之類。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案敵當作適。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長謂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正義此會同既畢而饗諸侯以五等咸在故併饗之十有再獻者九獻為正三獻為加猶正鼎九陪鼎三也。注謂獻如其命數若然恐窮日不給矣。此長字如燕禮大夫長升受旅之長謂尊先卑後而次第獻之也。羣侯雖多以十二獻統之畢則已十二牢者亦以羣侯多不可徧陳故總用十二牢以此為人人受獻人人有牢也。經云而。又云則蓋亦有不饗時以其事有緩急時有久暫故不一律也。饗當在廟近國則入國即國外亦當於有廟之所行之傳所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者可也。於司儀言燕於掌客言饗者牢禮飲獻之數掌客所司也不見食禮者食禮不可以衆舉故合諸侯則無之。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

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夫。夫之禮。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兩乘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王氏應電曰。王之三公。出封為上公。卿出封為侯伯。大夫出封為子男。上士三命。而諸侯之卿亦

三命。故待之皆眡其禮。惟庶子。壹眡諸侯大夫之禮。則以為客而稍加也。

案羣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主國始共具。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姓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巡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舍其祖廟。即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餼。牽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焉取之。且名曰百姓。然牛羊豕而外。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為百品耳。周語鄰使過賓。百官各

以物至。况王巡守。君親監之。百官尚有不各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說。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凡諸侯之禮。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以下。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鄭氏鏐曰。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之事。則知為諸侯待賓之禮無疑。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內也。

上公五積皆眡餼牽。

積子賜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積皆眡餼牽。謂所共如餼。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賈疏。鉶鼎即陪鼎。簠簋之實。其米實

於筐。豆實實於甕。其設筐陳於楹內。甕陳於楹外。牢陳於門西。車米禾薪芻陳於門外。壺之有無未聞。賈疏。皆約公食

大夫禮解之。

案積用餼之牢。以為禮也。生而致之。一又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餼。孰腥並陳。嗣致饗餼。餼牽並陳。固是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適賓耳。司儀職既詳相為賓之

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餼。獻飲食皆以爵等為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為王朝為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三問比自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羣介以下九字依注作文誤當

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誤衍耳。

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錡。四十有一。玉壹。四

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錡音刑下同。十有二當作二

十有八牲 當作腥

正義鄭氏康成曰。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賈疏對饗餼為大禮。公侯

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賈疏腥之數備於下。食者其庶

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賈疏

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於碑內。以堂上有豆實。簋實無容庶羞處也。設飧之時。楹外既空。不須向堂下碑內。故疑在。籩稻梁器也。公十簋。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

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賈疏約聘禮致饗餼東西豆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

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禮器

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以聘

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賈疏。聘禮致饗餼於上。大

堂上豆數。禮器豆數。亦是堂上所。夫八豆。下大夫六豆。並是

陳可知。餘者分之於東西夾也。鉶。羹器也。賈疏。鉶。器

脚。臚。臚。三。禮之大數。鉶少於豆。公鉶四十二。推其差數。

宜為三十八。賈疏。侯伯子男皆鉶。少豆多。子男十八。侯

為三十八。伯二十八。以十為降殺。故知此四十二宜

是其衰也。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賈疏。亦約聘禮。但此壺

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與豆數同。故知設於堂

夾如豆。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

數也。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賈疏。牢。鼎九。謂牛。羊。豕。

陪鼎三者。脚臚臚也。聘禮。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

廉。王氏詳說曰。所謂陪鼎者。即鉶羹之鼎也。羹孰於。鼎。而載之於器。所

以既言鼎。又言鉶。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賈疏。

亦約聘。禮知之。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賈疏。黍稷

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聘禮致饗餼。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王氏昭

禹曰。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牲當為腥。聲之誤也。

字是則公與子男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

九為列設於阼階前賈疏聘禮設餗飪一牢在西鼎九

則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南南公

陳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

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皆陳陳列也餗門內之實備於

此矣賈疏見門內既備仍有車米之等在門外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餗五牢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皆倍其禾賈疏此約饗餼死

米禾芻薪之類列於門外

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餗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

十筥醯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祗生牢牢

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祗死牢牢十車車二秬

芻薪倍禾皆陳車皆陳之車字衍文饗鳥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餗

積有生有腥有熟餘又多也賈疏死牢五是兼餗牽四

不盡以牽與積牢言兼積積當五牢是兼死牢如餗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

東也。

賈疏約聘禮知之。

牽生牢也。陳於門西。如積也。

賈疏亦橫陳於門西。

而東上。

米橫陳於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

梁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稷二行。

賈疏約聘

禮致饗餼法。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但增稷餘不增。故知三等行數。醢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然也。

賈疏聘禮注云。夾碑在庭之中央。醢在東。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

為者於公門內陳之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

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每車秉有

五簋。則二十四斛也。禾。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

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

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

之梠。謂一積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

西。賈疏皆約聘禮致饗餼法。芻薪雖取數於禾。薪從米。芻從禾也。王氏

昭禹曰。車米。車米。生牢。牢十車。車四牢。則車米四十車也。車禾。車禾。死牢。牢十車。死牢如殮之陳。則車禾五十車也。

芻薪倍禾。則百車也。賈氏公彥曰。上公醢醢百二十簋。與王舉

百二十簋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若王之上公。當

與侯伯俱同百彘。王氏應電曰。筭米陳於中庭。以備貴者之食。若車米則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

乘禽曰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乘繩證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賈疏

兼有鷩鷩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賈疏。牢禮之外。於賓中間未去。又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

二饗。二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食音嗣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

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

案大行人。惟言饗食。司儀及掌客。始兼言燕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惟饗食為待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親公卿大夫。而兼用於羣侯。司儀通掌九儀。掌客專掌四方賓客之共具。則於燕不得獨遺矣。注引聘禮。不過證以幣致耳。賈氏遂謂饗食嚴而燕褻。故無幣致之禮。覲禮疏又云。燕亦以幣致。自相牴牾。聘禮所以不言燕者。蓋饗燕皆有酬幣。言饗幣則

燕如之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

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

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

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

牢賈疏皆約聘禮賓卿上介大夫士介四人歸饗餼降殺而言此降小禮豐夫禮也

賈疏小禮謂飧及乘禽之等去君遠大禮謂饗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以命數則

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鄭氏鏗曰上介相禮其

爵亦尊宜有禮賜以示優厚故亦用禽獻聘禮乘禽於

客日如其饗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是也案士是眾介非上介聘禮

士亦有乘禽二經微有異同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於戶

東壺陳於東序。賈疏約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知之。凡夫人之禮皆

使下大夫致之。賈疏內宰致后賓客之禮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况諸侯乎。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見賢遍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皆見者見於賓也既獻之又膳之

亦所以助君養賓賈疏言亦者亦夫人也

侯伯四積皆視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

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豆三十一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鉶二十八堂上十二

西夾東夾各八腥鼎二十七。腥二牢也。每牢皆九為列。子男三積皆視餼牽。壹問以脩。餼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六壺六豆六籩。膳視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牲當

作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男六簠，堂上一二；西夾東夾各二；豆

二十四，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鉶十有八，堂上十；西

夾東夾各四；牲亦當作腥。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膳視致

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

也。饗有壺酒。賈疏致膳無酒親見卿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賈疏明

亦是卿見朝君，非謂朝君來見卿也。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

造館見者乃致膳。王氏昭禹曰。夫人致禮於侯伯。不言食大牢。則不致食也。於子男膳。眡致饗。則并不致饗也。賈氏公彥曰。聘禮。士介四人。米百筥。數多於子男。與侯伯等者。彼乃臣法。自為一禮。不與相差。亦是損之而益也。

通論 易氏祓曰。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一而無所降殺者。以牲與黍稷為食之主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其特來聘問。待之之禮。如其為介時。賈疏。前文云。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此言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依爵等待之。如其為介時。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所界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王氏應電曰。凶荒宜調委。札喪宜賻補。禍裁宜哀弔。鄰國當分裁恤患。

在野謂行禮於郊。在外謂兩君相遇於途亦不能備物。故皆殺禮。易氏祓曰。大荒大札。天地有裁。王皆為之不舉。所以為內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亦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也。賈氏公彥曰。在野在外。忽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賈疏。如小斂特豚一鼎。大斂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稍所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牛馬稍人廩也。其正禮。餼。主人致之則受。賈疏。若之亦不受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牲當依注作腥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受饗食。饗食加也。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餼。當孰者。腥致之。賈疏。案聘禮。聘遭喪。入境則遂。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訝誤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等。九儀之差數。賈疏。即大行人命者五。爵者四是也。

王氏應電曰。邦國之等籍。必使掌訝掌之者。蓋賓客初至於境。即用其等之禮以待之。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

疆。為前驅而入。積子賜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疏。委積

有牛羊豕米禾芻薪。故知所戒。謂牛人以下。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王氏昭為

曰。知為訝士者。以訝士與行人送迎賓客。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

案必與訝士俱。以設有暴客者。可即時詰搏。且訝士掌侯國之獄訟。既入王畿。即賓客之從者。或有鬪爭。亦不敢專治。而歸於訝士也。

及宿。則令聚橐。及委。則致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野廬氏。賈疏。野廬氏職。有賓客。令其地之民聚橐之。

致積。以王命致於賓。王氏應電曰。此皆賓在郊外之事。

國賓客將至。往逆時已闕於野廬氏矣。及身經其地。又申令守涂地之人使聚橐耳。應致積之地。其積早委焉。掌訝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則隨地可致。故以屬之。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正義 鄭氏康成曰。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正義

鄭氏康成曰。前驅。道之以如朝。

賈疏。朝即大門外。陳擯介之處。鄭

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次也。某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治直吏反

國賓客之治。謂賓客有事於王朝。與王朝之公卿大夫士。一切往來之禮皆是也。賓客以令掌訝。則掌訝治之。言此以包上文所未備耳。注以治爲正。其貢賦理國事。則濶遠而不近於事情。或以所令者爲訝士。掌訝與訝

士爵均也。奚以相令為哉。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

及歸。送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標待事之屬。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

士皆有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賈疏。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王氏應電曰。凡賓

客。掌訝既迎之矣。訝士復相之矣。而又有所謂訝。何也。蓋掌訝訝士。其爵皆中士。位既卑。不敢與尊者為禮。但任驅使奔走之勞而已。故諸侯則以卿。卿以大夫。大夫以士。士皆有訝。然後為訝之正也。

案士皆有訝。不言訝之之人者。士多則訝者不定也。司

士職。會同賓客作士從。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
訝列國之士者。其諸王朝未命之士庶子與。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相悉

亮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治令。主國所以待賓客之治。而有所
徵令也。此非掌訝之職。以其同為訝。故附載於此。

案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至而後往。非若
掌訝之逆于疆也。掌訝唯至于朝。詔其位而已。此訝者

則詔相其禮事。掌訝及退為之前驅而已。若賓有治王
有令於賓。則此訝者通掌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
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
行之。好呼報反下同惡
烏路反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
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之
所惡者辟而不爲。易氏祓曰。王之志慮。出於德意。則

無偏好無偏惡可知已。王氏志長曰。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主之好惡。在深宮曲房。顰笑寢興之際。而諸侯之貞邪。生民之休戚。風俗之污隆。係於此矣。後世名法之家。乃務隱其好惡。示人以不測。上深中而多數。下飾貌而匿情。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追也。

案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也。四流九州。山陬海澨。掌交何能徧至。惟於民聚之地。道王之德意。然後可樹

之風聲。播傳幽隱。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說如字。注音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有欲相與修好者。則為和合之

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項氏安世曰。和諸侯之好。使無猜疑怨忌之隙。達萬民之說。使無抑鬱憤怨之情。

案說論說也。蓋或自言其利害。或議政事之得失。有不能達於王及國君者。皆為達之。是之謂士傳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難乃旦反

注鄭氏康成曰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鄭氏

鄭氏九職任民而取其利九禮九儀之禮鄭氏九儀之禮鄭氏使遵九儀

之禮以相聘九牧九州之牧鄭氏九牧之牧鄭氏使依九州之牧以相親比

問而致其親九禁九法之禁鄭氏九法之禁鄭氏使知九戎九

伐之戎鄭氏九伐之法鄭氏以威邦國者為可畏王氏安石

曰言九禁又言九戎者方其制軍詰禁則為九禁及致

討伐則為九戎王氏應電曰掌交專掌邦國之通事

使無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兼諭以九稅已下五者此上

下之交所以固結而不可解

注通事謂朝覲聘問非也朝覲聘問禮有常經無為

別設官以掌之蓋非朝聘之期而鄰國有事欲相通則

因王官之巡行而達其意也其事如通防交糴聯婚姻

詰逋逃之類

掌察闕

掌貨賄謂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

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黃氏度曰國治。

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冢宰職以八則治都鄙。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長知文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鄭氏康

成曰告於君長使知而行之也。

案君長即謂其公孤卿大夫注以君為國君非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以告其都家之吏。

案上文國事故乃天子日所施為者聽之以告其君長

使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也此政令方是施於都家者。

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

惟大事弗因。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

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鄭氏
鏗曰：事之大者，其君長當自至而稟王命。王氏應電
曰：常事不因於朝大夫，則事無統理，而王國不勝其勞。
大事不聽其君長之自達，則恐有未當，而都家不免於
壅蔽，故小治因之，而大事則弗因也。

方士職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此職所謂
治，乃請事而非獄訟可知矣。此職曰：治于國，則掌訝職。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乃治賓客之從者，與邦人之

爭訟，而非賓客以事請可知矣。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
則誅其有司。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及，謂有稽殿之。賈疏不能催促。有司，都司

馬家司馬。賈氏公彥曰：言誅有司者，見軍旅不干朝

大夫之事。王氏應電曰：責有所歸，則事治。誅有司而
不及其君長，所以全親親貴貴之道也。

都則

闕

都士

明闕

家士

闕

通論王氏應電曰。王畿千里。公邑之外為家邑。家邑之外為小都大都。封其子若弟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私其地也。故設王官以馭之。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都宗人家宗人軍旅國之大柄也。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法則者。馭官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有都士家士。此

數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體於王官。其廢置一聽於冢宰。此政教所以齊一。血脉所以流通也。

總論易氏祓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士師掌禁。自鄉士至司隸。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者也。用刑則掌戮在後。用禁則禁殺戮居先。聖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殺也。大行人掌客諸官。列於司寇之屬者。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義與。

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畿內之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主之次以朝士者斷獄弊訟皆於外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有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不決則質之明神故次司盟於是罪輕而贖刑者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孥戮者則司厲執其法稍重而未麗於法者則司圜收教已麗於法則因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死因任以事故司隸罪隸又次之蠻閩夷貉之隸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繼犬人於司厲者司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也禁於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申禁於天下禁殺戮禁暴氏司禁於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主陸走者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皆

次定周官義疏

祭祀軍旅之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為
 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蹕者。無端
 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於是刑事盡矣。次以伊耆氏者。
 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官者。賓位於西北。天地
 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兩
 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司儀
 次之。而行夫掌小事。環人主送逆。象胥掌四夷國使以
 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饗飧牢禮之歸。故掌客次之。賓客

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以諭王志於天
 下之邦國也。掌察已下。所以達王事於畿內之都家也。

